传统流传的说法，元朝的儒生地位是极低下的，以至于到了“九儒十丐”的悲惨境地。据作者考证，这一说法最早出自于南宋遗民的笔下，主要是谢枋得和郑思肖二人的记载，后来的学人多受此影响，将“九儒十丐”当作了元朝的实际情形，或是至少对元代儒士地位特别低落加以肯定。作者本文是对这一长久以来的偏见加以补正，但我们也会看到，本文的研究仍有其应用、理解上的缺憾。

作者研究的对象限定在“儒户”，但“儒户”并不能完全包括儒士在内，儒户也未必尽是儒生。之所以取“儒户”为对象，是因为不在儒户的士人不具有法定的儒人身份，又有较为具体的便利。

作者的分析从四个方面展开：儒户设立的由来和经过，儒户的数目，儒户的义务和权利，儒户的出路。从目的上来说，元代儒户的建立，原本是为了救济在战争中的流离失所的儒士，一方面使他们与僧、道相等，取得优免赋役的地位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国家储存人才，非有意压抑儒士。相较于儒户所承担的义务，其待遇不可谓不优渥。儒户唯一的义务就是就学，以便在考选吏员时参加考试。而其权利，则可以免除差役，蠲免赋税，以及其他一些优待政策。相比于其他户计，儒户算是处于有利地位，因而也成为了各色人等逃避赋役的对象。

儒户所面临的最大问题，还是出路。儒户并不享有读书的专利权，也没有专供儒户的仕进之路，而科举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。因此儒户的出路主要是充任胥吏，担当教官。

总的来说，元代的儒户地位并不低，在各色户计中可算是前列。作者认为，元代的儒户主要是失去了儒士在中国社会中唯我独尊的地位，而与各教僧侣相并列，“士”与“大夫”间的连续性遭到极大削弱，毕竟还是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和特异性。这一结论有地方值得商榷。一是既然户计的设置为元朝的创造，为唐宋所无，则说“儒户”如何，并无实际的比较意义，关键还是在于，社会的菁英由谁构成。唐宋时代，朝廷高层，即是不是通过科举的读书人，也往往是书香世家，鲜有不通文墨者，我们可说，士人构成了统治阶层。元朝的问题在于，统治者并不由士人构成，或者只占很少一部分，士人的地位虽不至于跌至社会的底端（如此剧烈，近乎180度的大变化，若是发生，那倒是过于离奇了，除非是本朝故事），但却成为了统治阶层的边缘。这可能才是元朝士人地位下降的关键。但由于本文研究对象的限制，我们尚不能够就士人在整个元朝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做出判断，这主要涉及到了统治阶层的分析工作。